

三獎 三個女也／魏琪樺



《女也之一》

如果身體是座島嶼，那麼她正逢兩座山日漸隆起的時刻，慢慢適應這種一去不返的變化，媽媽慎重的話語飄過了耳際「倘若要與地心引力對抗...」。

早晨她注視著鏡裡自己穿著它的樣子，為什麼非要我們女生忍受這種束縛呢？原來小女孩將要長大成為羅馬女戰士，淺色會與皮膚融成保護色，款式花色不會在學校制服底下透露了點秘密，好讓她可以在男性間自在的行走，無需耗費絲毫心力在臉上塗抹，因為青春年華正在綻放。

她暗自在心中盼望可以一起輕數時間的那人，就在日記上寫著：「共鳴是困難的知道嗎？時間並不是我們想像的那樣中規中矩的計數，愛因斯坦之所以如此可貴就在於他確切指出每個人對時間體會如此不同，每個人內心都有不同的時間與不同的刻度，可是當某個珍貴時刻，兩個人的心跳會真正達到和諧一致：你明白這有多麼難得嗎？你們用同樣的步調等待彼此一起度過時間的流逝。」



《女也之二》

痛苦以秒算計，她忍耐的遠遠超過想像，然而悲傷早已血流成河，分岔的支流經過丈夫的身邊滑過親友們的腳邊，誰都旁觀了苦痛，最終又是回到她自己身上匯集，在斷裂生死交錯之際，我悄悄地為她的生命做了見證。我看見手術室外的昏暗映照著她丈夫臉上的慘淡，有一道門阻隔了他們，即便他們多年來躺在同張床上：我在電視螢幕上來回搜尋她的名字與目前狀況，聽到護士的呼喚以為焦慮可以被平反，卻驚見醫生手裡血淋淋的肉塊，「這就是切除的部分。」現實漠然的張嘴開闔，即便那是曾經屬於她的一部分：我強吞著眼淚深怕觸動了他的情緒一發不可收拾，丈夫的臉因忍耐更顯扭曲，「倘若男人親眼看著女人視為魅力的重要象徵握入了別的男人手裡有多大的衝擊呢？」男性的思路會抵達這裡嗎？我不敢探究下去了，這般畫面時間靜止不動永遠在記憶裡停格，標記著說不出口的提問。



《女也之三》

她笑了，嘴角用分鐘為單位一起向上拉長，輕而易舉的。

從黑暗醒來的面容宛若新生，是超越將災難逆轉成勝利，原來人隨著時間敲打能夠把痛苦延展成這樣的韌性，她繼續生活，照樣畫畫在紙上塗抹，延續生命力躍然於平白之上，縱使那抹慘白吞噬了另側的乳房。她宣告過度自溺傷悲並非自己的強項，接著就在乾枯土地上種植心靈果樹。誰說性感不再了，難以數計的女人用肉體裝飾性感衣物，對她來說它僅僅裝飾肉體，蕾絲內衣在她身上只能靜默陪坐，世上真有外觀改變無法掠奪性感深植靈魂的那種女人，而她自己正是。

她又笑了，以小時為單位，笑得更長更深了。